

MY AUNT NORA



FERDINANDO FREGA

我的姨媽 NORA

The Art of Attraction · 06

最近幾天，這個名字總是回到我的腦海裡。她曾是我母親的鄰居，1963年像對待女兒一樣接納了她，也許是第一次給了她一樣從來沒有人教過她的東西：溫情。

我不是那種對自己的母親或其他已故之人隨意下判斷的兒子。我的文字只是對人類行為的一次自由分析，沒有藉口，什麼都沒有，就像一個赤身的國王。

這位拿坡里女士，有著典型的瑞典人長相——藍眼睛、白皮膚、中等身材——習慣了微笑，而且總是用她甜美、迷人的嗓音和天生的機敏，就像生在世界這個緯度的人所懂得的那樣，給你留下點值得琢磨的東西：她為什麼對我說這個？

那是1985年。我在科森扎工作，去看望了她。對我來說她是Nora姨媽，她親暱地叫我Ferdinà。她是我姐姐Teresa的教母，那是我母親送給她的一份禮物，她一直心懷感激，也總是打聽我們的訊息。

她上一次見到我時，我才七歲多一點，而現在，二十歲的我站在她面前，是個年輕人了，但她非常清楚，我身上帶著的認知的布料，是用什麼材料織成的。

她對我的疼愛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流露出來，我能感覺到，但她有所保留，幾乎像是故意要阻止自己把心裡想的全說出來。

那天下午，我也見到了她的女兒Lella，一位牙醫，一個美麗的女人，有她母親的魅力和她父親的優雅。她熱情地向我問好，說：「真的是你嗎，Ferdinando？就是在我們家對面住過兩年的那個？」

起初我笑著回應她，然後我說：「是的，是我，是我們今天所在之處的最好版本。」大家都在笑，大家都在看，然後是道別和離開，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。

我剛坐進車裡，就聽見兩層樓上的陽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是Nora姨媽：「Ferdinà，回來，我想再見見你。」

「我對她笑了笑。我知道那不會發生了。我的任務已經完成。」

一個真正赤身的國王，在一個聰明的女人面前，就是這個樣子：和他母親把他帶到這個世界時一模一樣。

而我是我母親的兒子。

Ferdinando